

残荷(外三首)

暗喻被植入你的灵魂
一直延展到人心
三春遍布清翠,你占半塘绝色
盛夏铺开华盖,承欢柔波荡漾
擎起芳容一片天
秋风入骨,你隐去繁华
剩下气质如菊,精神内守
冬占有了你的脱俗
为你树起丰碑
风雪里望你,坚挺的弯屈
不是悲凉,没有战栗
只有仰望和厚重

守护故乡

儿在天涯寻梦,你在故乡守护
儿汗洒他乡,你躬耕故土
山坡上的脚印
是你留给夕阳的画面
也是儿心头不落的隐痛
麦田里的绿浪和金黄
为你塑成一尊雕像
那是儿永远的眺望

小鸟的欢呼雀跃,撩拨着你的喜悦
你用憨厚和宽容匀出一片麦粒
馈赠给鸟儿们的忌憚
好像塞进我的手心一样
你捧着饱满的谷香,眼里泛起
咸涩的晶莹,一如你挥汗时
落地的汗珠,流淌成儿心底的河

你很明白,高大的粮仓
换不回你心头的算盘
打不出你如意的梦境
你愧疚为儿置房,娶新娘
还是遥遥无期
可是,父亲!
你我心里都知道
这绝不是故乡薄待农人
你不断地在口中喃喃
我祖辈守护的热土啊
今天咋就不能黄土变金

父亲!在你执着的守护里
我终要穿过城市的繁华和喧嚣
和你一起行走在山岗田埂
直到身影躬进土壤
也要撑起故乡的一片天

细听春语

山间的一缕清风来了
向小草发出春函
小草叩谢融融暖阳
回送给大地一抹新绿
岸上的脚步划破湖面
细听湖底的声音
仿若万千气息在浮动
我如一尾跳出冬门的鱼
托起心湖里的一朵莲

小鸟将情愫啄出千万祝福
唱给春天的童谣
大雁用长歌慰藉故里
表深情,诉思念
玉兰花站在一场春雪里
与我倾听春语呢喃
一朵桃杏红粉,几片绿柳新芽
与我眺望春潮涌动

大雪

尽管你到来是约定俗成的
而北方的心,依然为你澎湃
你复活了冬天
石头开出晶莹的花朵
一树一树缀满你的风情
整个世界被你净白
对于你的甘冽,清纯
我不想以炉火煮你为饮
只想用心的沸点溶出你的甜润
沁入血液里。从此灵魂有两种颜色
血的红,雪的白

诗歌

在时间内部制造一些摇晃(组诗)

野川

城市的鸟鸣

在城市,所谓的鸟鸣
不过是离乡多年之后
偶尔出现的幻听
与鸟无关

高楼

透过窗户,我看见脚手架的
长臂在转动,涂满的醒目的黄色
也在转动,令人目眩。脚手架上的人
是一个个黑点,鸟一样跳来跳去
一场雨后,高楼的棱角更加清晰

雨中的鸟

这个时刻的静,是一场雨留下的
礼物。病中的我因为一场雨的探望
向上挪挪身子。窗外世界湿漉漉的
有些笨重,和我的思想一样
我喜欢笨重的世界,更喜欢雨中的鸟
叼着这个笨重的世界,在我的病中飞
很低,几乎贴着痛

起伏

风吹着世界。是什么,吹着风
当我从一堵残墙经过的时候
剥落的不同时代的墙泥被雨水和
阳光粘合,别扭又新鲜
一株小草从墙泥中长出
它已学会,用细腰在时间内部
制造一些摇晃,并把一层浅绿
涂在锯齿上

下午茶

远山还在离开,留下的空旷
安置青草,石头,野花和萤火
是谁总把位置空出来,给我
然后站在远处看我,树一样
在时光的凹处挣扎、葱郁或凋零
都是它们一瞬的想象,都是它们的
下午茶,被喝得青雾缭绕

自疗

远山把我带走的时候
我从自留地里,扯了一株巴茅
与我一起背井离乡
巴茅长得很认真,青绿和枯黄
全听季节的差遣。但叶沿的锯齿

一些秋天,在秋天之外

撬开一个村庄的故事
从扶贫日记开始,颤抖的笔尖划过
冷色调的扉页罗列现实的荒凉
心尖,千万只蚂蚁在啃咬,厮杀
秋天晴朗,阳光雪亮滑过
我看见岁月的山河,沟壑纵横

一些秋天,在秋天之外
丰硕不构成它的元素

故乡,稔子花开

轻风扬。故乡,稔子花开
目光碰触,缠绕
季节催生的这一场花事,盛大繁华
浅粉,淡白,玫红
倾尽风华,领衔故土
浓烈的重章叠句,是它的表达方式

粉蕊,微颤。花瓣的脉络
记忆的旧时光,纵横交错
那年,草木繁花之间
一个头戴稔子花环的女孩
截取眼前的视角,构建人生的花园
一双隐形的翅膀,打开序列

一只鸣蝉撞入季节

青草香,淡淡。混着大气分子的羽翼
轻盈弥散,升腾
像寻找几朵白云的高度

磨得更加锋利
我经常被割伤,看血液的色泽
是否鲜红如初,如果有一丝变黑
就站在正对故乡的方向
深吸几口气,做一次自疗

原来的样子

返回的事物,总有着对我的
肯定和认可。燕子,大雁
失而复得的记忆。一直以来
我竭力保持原来的样子:房间的布局
物件的摆设,光线的明暗
按钮的位置……
我要让返回的事物像亲人一样
径直回到曾经待过的地方
翻箱倒柜,取走遗落的某样东西
每一次离开,我都会泥泞一次
每一次泥泞,都会唤醒几粒草籽

那点冷

喜欢秋风中那点冷
针一样,把内心刺出一些小孔
雪意如灯。走了很远的路
梦依旧够不着,但它投在树上的影子
像谁为灵魂披了一件棉衣
喜欢那点冷激活的记忆
残缺、零散,但一直跟着我
不离不弃,让我感觉阳光就在隔壁
再等一会儿,就会从墙沿爬过来
带着梅,酒,和几首古诗
喜欢在那点冷中居住
点燃落叶,把一个个日子烤熟
递给紧随而来的命运
喜欢有人路过,但不敲门
也不刻意弄出声响,惊飞树上
那只静伏已久的乌鸦

雪活着

很久没有下雪了,也很久没有写雪
但雪始终活着。她可能是多年前
还未融化的一瓣,也可能是多年后
即将飘落的一朵。雪活着
雪人就活着,冻红的欢笑
就活着,深深浅浅的脚印就活着
指向雪山、雪莲、雪仙的路
就活着,通向天空的雪灯就亮着
雪活着,与雪有关的词语就鲜着:

湛蓝的天空温和妥协
张开开阔的怀抱

我倚风吟哦,情怀肆意衍生
歌唱草长莺飞
一只先知先觉的鸣蝉
与我的诗意,一同撞入季节

秋来

夜半,有风掠过
一丝丝凉意肆无忌惮地入侵
村庄,月光下,鸣蝉苟且残喘
一夜之间,天地便完成了蜕变
破败的废墟,断墙,残垣
成了蟋蟀肆意的歌台

一个思想者,以哲学的姿态
听叶后的花蒂唱着最后的挽歌
月光有些白,夜风有些凉
让灵魂生出些许眷恋
新陈代谢是一场没有回程的悲壮
就像,时光猝不及防地来到

覃塘荷藕

从周敦颐的意境走出,落入覃塘
像一阙宋词,在水乡的光阴里婉约盛开
江南是你,故园是你,清雅是你
灵魂的歌唱

最初的灵动,始于春天的滋养
淡雅的画框里,两只蜻蜓忙于恋爱

干净洁白,纯粹圣洁……
这些美好的词语纤尘不染,集聚在
我的内心。每到立冬,它们就会像
小孩子一样跑到旷野,等待大雪纷飞

裸根

究竟要多少苍老,那些根才会蹿出来
高过地面和白蚁的想象。究竟要
多大胸襟,才敢把扭曲、交错、断裂
甚至腐烂,毫不掩饰地裸露
让时光的秘密大白于天
让每一个路过的人感到年轮的波涛
冲击内心,只有屹立不倒的礁石
才配得上鸥鸟的咏叹和浪花的依偎
虽然雕刀会在裸根内部掏出
千奇百怪的东西,但简单的木纹
始终顺着阳光的方向
偶尔的弯曲和迂回,也是为了纠正
蚂蚁和蜗牛走路的姿势

我有一间房子在山上

我有一间房子在山上
我不在的时候,鸟会为我守护
我回去的时候,鸟会在房子四周
摆满野花,挂上萤火的灯笼
阳光和清风是童年的伙伴
扫净的小径,每一株青草
都有山神留下的指纹

我有一间房子在山上
只有我可以居住,你看不见
它可能在一株古柏的年轮里
也可能在一颗露水的晶亮中
只有我住进去,鸟才会像书童一样
忙来忙去,把满山青绿
擦得一尘不染。让我用清泉
写字画画,赋诗填词,把身体和
灵魂的每一丝颤动,月光一样
传递给所有的事物

我有一间房子在山上
墙泥是我的肌肉,梁柱是我的骨头
只有我住进去,向阳的窗口
才会有蝴蝶翩跹,让整座山
像梦境一样,被白云和青雾虚构
而我的灵魂只是梦境中
隐约的磷火,陪伴着石头的安静
和一些正在孕育的未知之物

叶子张开翅膀,走向夏天的心脏

歌吟,玉荷一枝一枝盛放,延展
饮露是你,听风是你,梦落江南是你
我是那痴情的觅荷人,路过草塘
于万顷碧波中,采一枝粉黛
装饰你秋后的风骨

最后的爱恋

收获与离别的碰撞,需要一个出口
黄昏的夕光映照父亲
面前的千亩柚林,是他供奉的神
古铜色的脸,虔诚而肃穆
又像大王巡山,在一棵棵柚树下穿行
奔跑的柚子,是被他臣服的子民
调度成尊贵的黄
等待最后一次检阅
直到黄昏褪去,暮色笼罩

此刻,父亲布满老茧的手
伸向横斜的柚枝,凝神,恍惚片刻
郑重其事地摘下今年的第一个柚子
我确信,这一刻他的心情五味杂陈
欣悦,满足,不舍与失落相互奔突
崎岖成一种情怀,揉进心窝
以及庄稼人朴素的骨血里
他将最后的爱恋,呈现在仪式感之后
深情地目送,倾注了一年心血的柚子
奔赴各自的天涯
像那年,目送出嫁的姐姐一样,落寞

故乡,稔子花开(组诗节选)

吴菲